

湖湘当代诗词丛书（第一辑）

寅宾旧体诗选

● 周寅宾 著

国家一级出版社 | 湖南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湖湘当代诗词丛书（第一辑）

寅宾旧体诗选

周寅宾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寅宾旧体诗选 / 周寅宾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9
(湖湘当代诗词丛书·第一辑)

I. ①寅… II. ①周… III. ①古体诗—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寅宾旧体诗选

出版发行：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http://www.hnppp.com>
地 址：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410005
营 销 电 话：0731-82226732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湖南湘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ISBN 978-7-5438-7635-4
定 价：280.00 元（全 10 册）

湖湘当代诗词丛书

编委会

顾 问：林从龙 周笃文 欧阳鹤

主 编：赵焱森

副主编：伏家芬 黄 琳 熊东遨

编 委（排名不分先后）：

陶先淮 言建忠 王振远

赵乐安 李梓民 吕荣健

张茂云 李气英 伏金兰

周寅宾 罗 雄 任国瑞

马焱明

总策划：赵乐安 李梓民 郭效仪

龙仕林

总 序

赵焱森

诗人，就一般意义来说，通常是指写诗的人；从文学概念来说，通常是指在诗歌创作上有一定成就的人。《湖湘当代诗词丛书》入选者是写诗且有一定成就的人。他们通过诗歌创作，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讴歌祖国的大好河山，鞭挞社会某些丑恶现象，颂扬人间的真善美。志者所向，歌者所事，十分具有意义。

一是抒发情怀。古人云，诗言志。大凡写诗的人都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尤其是入选《湖湘当代诗词丛书》的诗人，大都具有丰富的人生积累。他们少小怀凌云之志，长大谋国家之事，饱经人间沧桑，饱尝人间冷暖。他们在风雨征程上，都有过报国酬民的理想追求，都有过热血沸腾的战斗生涯。今天，他们舞文弄墨、吟诗作对，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通过诗词这种高度凝练的文学形式，来书写自己人生的点点滴滴。因此，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他们对

人生独特的理解与感悟。一本诗集就是一个人一段独特的人生风景线，一段独特的心路历程，一段独特的人生轨迹。

二是愉悦身心。诗人们写诗的另一重要目的就是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愉悦身心。大家知道，在当今社会，不可能通过写诗来获利致富，也很难通过写诗成名成家。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安于本分，不追求非法所有、非分所得，不做违背天理良心之事。他们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指导之下，兴之所至，便信手拈来。如偶得佳句，便欣喜若狂，反复吟唱，而聊以抒怀。如遇好友，小酌一杯，一旦兴起，便又拿来吟唱一番，但还是自娱自乐。有人说，朋友之间酒量可以互相欣赏，但诗词的水准很难见到互相买账的。但我认为，事实未必如此。即使像唐朝李白那样的大诗人，也为崔颢的《黄鹤楼》所折服，他登黄鹤楼见到此诗为之搁笔，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至于今人，在诗词上互相学习、共同鉴赏的事例何其多矣。我本人对此，亦有切身的感受。

三是广交朋友。入选《湖湘当代诗词丛书》的作者及其他他们周围的一些朋友，写诗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以诗词为纽带，广交天下朋友。诗词是中国的国粹，是文学艺术的至尊。自古以来，在诗词的旗帜下开展活动，游目骋怀，皆以高雅交谊为上。最具盛名的兰亭修楔，就是典范。还有，毛主席青年时期也曾以诗会友，以诗明志，他

在橘子洲百侣同游，“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何其慷慨。这都说明，以诗会友，不是做酒肉朋友，而是相识古今，诸怀抱悟。当然，诗友们也可在茶楼，在餐桌，在公园，在湖边，畅谈创作体会，交流心爱之作，抒发生活感悟，用诗词锤成坚实而高尚的友谊。

湖南是一个诗词大省。目前，省诗词协会有个人会员2000多人，加上各市州及县区等的150多个团体会员，会员有10万之众，诗词事业充满生机活力。湖南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湖湘当代诗词丛书》系列，给这些诗词爱好者提供了公开出版的方便，这对广大诗词爱好者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对于湖南诗词文学艺术的发展也将起到推动作用。我期盼《湖湘当代诗词丛书》系列能坚持不懈地出版下去，不断地推出精品力作，为繁荣我省以至全国的诗词文化艺术做出贡献。最后，借用朱熹“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的诗句做结束语，也是新的期待。

是为序。

二〇一一年六月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常务副书记，中华诗词学会顾问，湖南省诗词协会会长）

写诗的回顾(代自序)

周寅宾

—

我写作旧体诗，始于1949年十四岁。当时住在湖南衡山县白莲乡（现为衡东县白莲镇）。先父教会我掌握平仄，出题《山居》，我习作了一首五绝。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在衡阳读中师，在长沙读大学。这期间，我爱好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1952年下期与1953年上期，我用“白莲”的笔名，在《衡阳新闻》（《衡阳日报》前身）发表过两首新诗。第一篇题为《参观衡阳车辆工厂》，第二篇题为《我第一次登上讲台》。两诗是两篇作文。当我看到自己的作文变成报纸铅印的作品时，我非常高兴，从而奠定了爱好诗歌写作的基石。1958年，我又在湖南省文联主办的《新苗》文学月刊上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这一年成为湖南作家协会的首批会员。

1957年，我在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分配在古典文学教研室。当时助教一般要进修三年才开课。第一年我进修唐诗，第二年进修宋词元曲。古典诗词曲名著具有无穷的魅力，使读者不仅心爱，而且手痒。由于小时候已学会平仄，掌握平仄并不困难，于是我又重新习作旧体诗。我当助教时的指导教师是李桔先生。他对我的新文学与旧文学的习作，都予以宽容与赞许，不过每次赞许以后，总要微笑地说一句：“你也知道，伟大的作家，要几百年才出一两个。”他语重心长的教导，使我潜移默化中打消了想当专业作家、专业诗人的抱负，树立了以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为职业的专业思想，而把写诗当做余事。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高校师生经常下乡下厂。我的许多篇诗词曲的习作，都是写的这类题材。这些习作的稿子，没有保留下来。所作多篇散曲，已全部忘记。现在只记得几首诗词的片段。如一首描写下乡插秧的七律中的一联：“在城已觉书生短，入社更知农父长。”另一首描写下乡当工作队员的《浣溪沙》词的下阕：“冒雨顶风传政策，劈柴燃火话禾丰，红薯白菜味甜浓。”另一首描写下工厂车间劳动的《浪淘沙》词中的三句：“师傅是英雄，我是童蒙，机油沾手喜心红。”我写这些诗词，当时只注意两方面：一是要符合平仄格律，二是要注意思想性。至于艺术性，则不计较。这些诗词，当时还在本单位办的黑板报或油印刊物上登载过。

我父母在1961年相继病逝，我直到1974年才结婚，过了十三年的单身生活。这期间，我没有家务，具备了自费旅游的经济条件，从而实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夙愿。我利用寒暑假，自费旅游全国四次。第一次是1964年暑假，漫游长江中下游与东南。第二次是1967年暑假，漫游中原、华北、东北。第三次是1968年暑假，漫游西北与四川。第四次是1969年春节与七十年代初，漫游西南。这期间，旅游风气未开，全国不少名胜古迹，我都是一个人在独游。例如，1968年8月，我在陕西黄陵县住了两天，在轩辕黄帝陵与轩辕黄帝庙，没有遇到过一个人（包括旅游者与管理人员）。所以，我写的歌咏黄陵的七律初稿，末句为“一炷心香敬祖先”。后来将要发表时，黄陵每年清明节都举行海内外人士隆重祭祀的典礼，所以，末句修改为“四海同心敬祖先”。当时物价便宜，加上节约，四次总花费约人民币八百元。这期间，我写了一批旅游诗，因为没有发表的可能性，只保留了初稿。

“文革”前的高校，对文科教师写作旧体诗词还是容许的，但是不提倡青年学生写作旧体诗词。我记得1963年10月，当代文学大师之一的老舍先生来长沙。当时担任本系系主任的李祐先生邀请老舍先生来校讲学，讲学地点借用湖南大学礼堂，全系师生参加。送走老舍先生后，李祐先生对我说：“老舍先生在演讲中提倡青年学生写作旧体诗词。我在主席台上如坐针毡，阻止他讲不好，纠正他的话

也不好。我真担心散会后，同学们响应他的号召，在全系掀起一个写作旧体诗词的高潮。”不过，这种高潮并没有出现过，本系青年同学中写作旧体诗词的人一直很少。

二

改革开放以后，旧体诗词复兴。旧体诗词的平仄韵律，与当代全国推广的普通话语音差别甚大。因此，旧体诗词格律的改革，成为中华诗词发展遇到的一个最大难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曾一度摆脱其他研究与写作任务，集中课余时间精力，企图攻克这个大难题，写出了一组关于建立新体诗歌的文章。当时著名小说家与著名散文诗人柯蓝住在长沙，他主动将我这组文章推荐给任《诗刊》主编的延安鲁艺老同学，结果是没发表也没退稿，回信说留作研究用。这一炮没打响，成为哑炮。后来，我将研究这个大课题所查获的古代诗词曲与民歌资料，整理成一组研究古典诗歌形式发展的论文，陆续予以发表。计有《谈诗的正变》（载《光明日报》1985年8月27日）、《论历史上的新体诗》、《论古典诗歌的节奏》（以上两文载《湖南师大学报》1978年1、2期与1983年4期，后文曾由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论诗韵》、《论中国韵文的句式》（以上两文载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出版的《诗国沉思》一书，前文曾载《湖南师大学报》1980年2期，后文曾由广东《当代诗词》1991年6期转载）、《论元曲对唐宋词押韵

格式的继承革新》（载《中国韵文学刊》1990年12月号）。其中《论诗韵》一文发表后，广西大学中文系教授秦似先生曾于1981年元月给我邮来一封三千字的长信；他信末有“此信请勿发表”的嘱咐，三十年来一直未予公开。这组论文相继发表后，我停止了对这个难题的研究。

我虽然对旧体诗词的格律改革作过理论探讨，但是我对旧体诗词的创作实践却与理论探讨完全脱节。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有自知之明，缺乏格律创新所需要的巨大才力。在理论探讨没有取得成效之后，我想起六十年代初文艺界一句名言：“解决理论问题要靠作品。”旧体诗词的格律改革，不能依靠理论家去设计，而要依靠创作家去实践。只有诗坛上涌现出大批的深受欢迎的久盛不衰的新格律诗，这种新的格律才能获得社会的承认，才能经受历史的考验。而我本人，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才力。二是我怕被人讥讽，身为古典文学教师，连平仄也分不清。因此，我写的旧体诗，不敢越过传统的平仄格律的雷池一步。直到垂老，才稍为放松。如用韵不一定拘守平水韵，有时也用一用韵部更宽的词韵；平仄方面只做到“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即可，不必顾及“孤平”、“三平调”等更苛刻的禁忌。

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前期，西文文论中的形象论流行全国。形象论是符合文学艺术的特征的，体现了文学艺术与哲学、社会学的区别。然而诗歌、小说、散文、剧本都需要塑造艺术形象，因此，形象论还不足以完全体现诗歌

的独特的艺术特征。意象论，中国古已有之，最符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特征，也最能阐释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魅力。改革开放后，意象论逐渐广泛流行。我也撰写了一篇《论唐诗的意象》的学术论文（载《中国韵文学刊》1995年一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我对意象论的理论探讨，与我的诗歌创作实践似乎还没有脱节。如果说，我在七十年代以前写的诗稿，有几首还勉强可看的话，那是不自觉地遵循了意象论。八十年代以后写的诗稿，则是自觉地注意了意象论。

从七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后期，是我一生中教学工作与学术活动最繁忙的时期。这二十年间，真是忙得不亦乐乎。为了保证以教学为主，我只能减少写作。一方面，完全中止了对新文学的阅读、评论与习作。另一方面，压缩旧文学的体裁领域。因为五七言律绝较之词曲的平仄更便于记忆与应用，较之古体诗短小省力，因此，我基本上停止了对词、散曲、古体诗的写作，要写则只写五七言律绝。

繁重的教学与科研任务，对旧体诗的写作有限制的一面。我将绝大部分时间与精力投入前者，对后者投入甚少。我的许多篇诗稿，是在外出候火车与坐火车时默想出来的，或是在厨房煮饭炒菜时轻哼出来的。耕耘少，收获自然也少。但是，也有促进的一面。退休以前，我出省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较多。在这些学术会议上，我认识了一批著名学者，他们不仅学识高深，而且大都擅长写作旧体诗词。

这更坚定了我业余写诗的信心。相信研究诗学与写作诗歌可以相辅相成。特别是，较大的学术会议，一般都会安排一天左右参观当地的名胜古迹，这常使我触物感兴、触景生情。例如，收入本书的《咏泉州宋代海舶》与《游剡溪望天姥峰》两诗，就是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1992 年在福建与 1994 年在浙江举办的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实地参观后写的。如果不亲临其境，就根本不会想到写这两首诗。

八十年代，各地诗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选择参加了两三个诗社，兼任过南岳诗社副社长、武陵诗社顾问、湖南诗词协会常务理事以及中华诗词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我参加的诗社活动，印象深刻的有下列几次：一是 1984 年我协助岳麓诗社筹办了一次全国诗词讨论会。会议邀请了全国各地诗坛名宿参加。我还借用本单位的录音机，为这些发言录了音。这些发言真可谓“厚积薄发”，即积蓄了数十年的写诗体会，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发表。可惜散会后无人整理。否则，这次会议达成的一些共识，可能会对此后二三十年的诗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二是衡阳市举办的 1986 年迎春诗会。这是我第一次以旧诗作者的身份回故郡参加会议。《衡阳日报》发表了我写的一首七绝，并付人民币五元的稿费，这也是我第一次因旧诗写作得到的稿费。三是武陵诗社与常德师专 1987 年联合举办的中华诗词武陵讲学会，此会邀请了霍松林先生等诗坛名宿讲学，我叨陪末座。会后，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诗国沉思》论

文集。四是 1989 年南岳诗社举办的海峡两岸诗书画会，开始了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五是 1990 年我参加了湖南省政协与湖南省诗协联合组成的湖南省诗书画代表团，至广东省访问，目睹了广东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繁荣与诗歌繁荣。1987 年 9 月，中华诗词学会寄了一份接受个人会员的通知与一份会员登记表给我。那一年，正是我教学与科研最繁忙的时候，我家人将它塞在书架里，我也无暇顾及。过几年在故纸堆中发现了它，也不好再寄出去了，只好保留作纪念品。

三

从八十年代初起，我开始在书刊上公开发表旧体诗。“否极泰来”这句成语，可用来形容近几十年旧体诗的遭遇。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公开发表一首旧体诗的机会也没有，而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这样的机会却很多。有一段时间，我一个星期甚至接到三四封约稿或征稿的信函，一度出现过“供不应求”的状况。

旧体诗坛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得到空前繁荣的机遇后，也面临新的挑战。由于电视与电脑的普及，人们用于阅读书面文学作品的时间越来越少。不论旧体诗或别的纯文学作品，都面临出版难、销售难的处境。有鉴于此，所以我迟迟不出版旧体诗集的打算。

2009 年 10 月与 2010 年 9 月，应新加坡、马来西亚、

泰国周氏华裔的邀请，我先后出海访问两次。归途中，我想起了杜甫《壮游》诗：“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杜甫是诗圣，在写诗方面，我当然是望尘莫及。但是，在年寿与游历两个方面，我却后来居上。我应该见好就收。因此，回家之后，我将六十年来写的旧体诗，作了一番选择。

中国古代有些诗文家，悔其少作，主张舍弃少作，也不主张用老年的见识去修改少作。还有些诗文家，严格淘汰，不主张保留粗糙之作。我基本上赞成这两种主张。因此，这次编选诗稿，舍弃了许多篇青少年时的幼稚之作与中年后的粗糙之作。不过，我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得不彻底，还是选入了青少年时的少量习作，但尽量保持原貌，以免失真；也可能保留了一些自己舍不得割爱而别人看来不足取的作品。

由于自己在诗文创作领域一直没有取得大的成绩，我一直不想给自己的住室取堂名斋名。这次整理诗稿，就用本名作书名。编选时，我也有过请名家或时贤作序的初念，转念一想，那会给名家或时贤增加沉重的负担。因此，改用一篇简略的写诗回忆录代自序。承蒙当代诗坛大师霍松林先生题写书名，谨表谢忱。

二〇一一年元月写于长沙岳麓山上游村

目 录

第一卷 旅游卷

- 登南岳祝融峰 / 2
- 南岳藏经殿 / 2
- 南岳水帘洞 / 3
- 南岳香炉峰 / 3
- 题南岳忠烈祠 / 4
- 游南岳峰顶会仙桥 / 5
- 憩南岳福严寺 / 5
- 访南岳南台寺 / 6
- 望洞庭湖 / 7
- 过洞庭湖 / 8
- 岳阳楼怀古 / 8